

苏东中学

谱写苏岛华侨教育的光辉篇章 下

了董事会的权限,校董不得轻易干涉校政,矛盾减少有利于校务发展。然而由于苏东中小学规模太大,人事关系复杂,仍然难免棘手。

1953年秋,苏东中学增办了师资训练班,由江陈诗先生主持。赵尔谦、何尔玉、陈瑞仙副之,为苏岛中华文化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1955年底,林天祥校长以私人业务繁忙为理由,多次提出口头和书面的辞职申请,迭经商榷,董事会终于允准,并决定由容权焕先生接任其校长职务。不久,林校长移民美国,终老彼邦。

1957年印尼政府颁布“国籍分校制”,苏东中学董事会预测到中文学校的命运难以乐观,要继续开办将是举步维艰。1957年史联对先生就此最先向董事会提议,发展华裔教育,创办苏东牧中小学,让华裔学童能够继续接受良好教育。但是,史先生的真知灼见,未获董事会接纳,部份董事持异议,认为时机未届。但史先生深谋远虑,认为华裔公民欲求生存发展,必须适应环境;为了万千华裔子弟的前途,为了华裔社群的福祉,必须未雨绸缪作最坏的打算。最后董事会统一意见,做出决策,迈出极重要的一步。

1958年2月15日,苏东中学的三位董事史联对、黄茂团、丘秉发,在律师Roesli S.H.见证下,签署正式成立苏东牧基金会的文件,承接苏东中学全部校产,成立苏东牧中学,校址设在月街旧校舍。原苏东中学印尼籍学生改在苏东牧上课。这是苏东中学、苏东牧中学同时并存的一段短暂历史。而容权焕先生则兼任两校校长。

1958年11月5日,印尼政府下令封闭亲台湾的学校时,苏东中学难逃噩运。苏东中学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,结束了服务华人教育的崇高使命!

人们不会忘记这刻骨铭心的事件,封校前一天,1958年11月4日星期五那天,学校的钟声当当响过,师生们带著沉重的心情,迈著沉重的步伐走向大礼堂。一会的工夫,大礼堂挤满了沉默的人群,连楼梯也不例外。人特别的多,秩序却非常的好,可算是苏东中学近三十年来最严肃的一次大会了。在这个最后一次临时集会上,容权焕校长用低沉而悲

痛的声音郑重向全体师生宣布:“文教部令苏北外侨教育监督局正式通知我们苏东中学,当局为接管与印尼政府无邦交学校,苏东中学须于十一月十五日移交结束。今天起不得带中文书来学交,即日起不得教授中国文。”容校长的话,像是当头一棒,同学们心如刀割,感慨万千。

杨主任、郭主任先后上台讲话,对同学谆谆劝勉,鼓励自学,正如罗曼·罗兰说的:“意志、智慧,不是可以随便给人拿走的钱币。”是的,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不会被消灭,将以不同的形式薪火相传。

最后毕业班同学代表上台,说明学校关闭,老师们将面临失业的痛苦处境,呼吁大家解囊相助。刹时间,动人心魄的场面出现了,人人踊跃捐献,以谢师恩。这是苏东中学近三十年来最动人的场面。最后,同学们带着红肿的泪眼,留恋地向国父孙中山先生遗像鞠躬道别。人们带着沉重的心情依依不舍地走出母校,回头仰望,映入眼帘的四个大字:“苏东中学”。

相关的记忆在脑海中翻滚:

曾记否那轻快、雄壮的苏东中学校歌!这首题为《苏东中学,我的母校》的校歌完成于1936年,是前福建省教育厅厅长梁龙光先生(即梁披云校长)掌校时谱写的歌词,陈维经老师作的曲,她永远留在人们心中,激发人们对苏东中学母校的深厚感情。

曾记否苏东中学校训“礼义廉耻”!苏东中学创校伊始,即以“礼义廉耻”立为校训,教育学生以此为道德行为准则。尊师重道,并以诚实谦虚、品德高尚为荣。苏东中学亦以培养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的学生为目标。

在近三十年的历程中,苏东中学培育出许多怀抱远大理想的年轻学生,他们中间不少人前往世界各国优秀大学继续深造,成为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材,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苏东中学校友遍布全球,在东南亚各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欧盟各国、澳大利亚、中国以及台湾、香港等国家和地区,都有苏东中学的校友当科学家、医生、学者、工程师、企业家、音乐家、著名运动员……为社会造福,为人类献身。如伍绍海,现今是

加拿大国家首席科学家,多次荣获世界著名科学奖;黄源尹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,被誉为“新中国第一男高音”,在音乐事业上贡献良多。

以上是苏东中学的史实,苏岛华侨教育的光辉篇章。过去的已经过去,苏东中学已成为历史。谨借此文向德高望重,热心公益,为苏东中学而慷慨奉南的先贤们致敬!向诲人不倦,劳苦功高,为栽培莘莘学子而默默耕耘的教师们致敬!愿苏东中学的团结、友爱、互助、奋进的精神一代传一代。

附文:

薪火相传的苏东牧中学

1957年印尼政府颁布了“国际分校制”后,苏东中学董事会就预感形势不妙,采取了应对措施,于1958年2月注册成立苏东牧基金会,承接苏东中小学全部校产,成立苏东牧中小学。原苏东中学印尼籍学生改在苏东牧学校上课。

1958年11月印尼政府下令封闭苏东中学,由于事先作了准备和妥善安排,并没有手足无措,乱成一团的局面。苏东牧中学是苏东中学的延续,其最大的差别是禁止教授中文,其他课程不变

1960年苏东牧中学聘请印尼教育界学者施来思为校长,沈瑞义为副校长兼教导主任。时基金会主席为陈维明,副主席为丘秉发。在此动荡时期,学生人数大减,与当年全盛时期相比,当然不可同日而语。但大多数老师仍坚守各自的岗位,不计较微不足道的薪酬,坚持教育工作者的崇高理想,克勤克俭,埋头苦干,为社会输送精英做出无私的奉献。

1962年,在沈瑞义的力邀下,一批由外国升学回来之年轻校友,加入了服务母校的行列。他们是孔智璋、何育华、沈茂源、李中、伍绍海、陈灵钟、江恭忱、刘云丽、周衣霓等。加上原有的教育界老前辈,如殷德意、张社锐等,改师阵容大为改观,又回复了原有的活力。学生人数逐年增加,至1965年已大致达到了昔日的规模。此时风云突变,政权更迭的风暴席卷全印尼。1965年6月,噩运再度降临。苏东牧中小学与其他二所以华裔为主的民族学

校被政府接管。苏东牧中学被改编为国立第七高中,属下小学也被改编为国立小学。华裔的教育事业进入冬眠时期。

苏东牧中小学在1965年至1968年间停办3年。在此期间仅苏东牧幼儿园得于幸存。由江恭忱校长及一批幼儿园教员,在月街母校钟亭所在地四周的校舍坚持上课。他们这样做的目的,在于守住苏东牧的产业。凭着这一信念,以幼儿园为据点,期望苏东牧母校有朝一日能重见光明。为了完成这个时代赋予的重任,即使只剩下沈瑞义老师一人也以驻校代表身份每日到校视事,加上秘书处职员张瑞麟及王励忠共三人坚守。他们不计薪酬微薄,在最黑暗、最危险的日子里,本着共同的信念,盼堂和等待母校有复办重开之日。这是他们肩负的沉重历史使命,客观上也可以说是印尼国家赋予的使命。他们为印尼的教育事业默默耕耘,他们为印尼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他们是平凡的人,作出了不平凡的事;他们具有坚贞刚毅的“苏东魂”,是苏东牧复办的功臣。

1968年9月,印尼教育部通告:1965年被接管改制的民族学校,准予恢复开课。此一喜讯不啻宣告了苏东牧中学的重生。这时坚守学校的沈瑞义老师带着他的团队,鼓足干劲,以有限的基金会经费,修葺月街北端环绕钟亭的教室。旧礼堂亦用屏风分隔成若干教室。同时邀请孔智璋出任复办后首任高、初中执行副校长,另聘E. SILABN先生为高中部部长, D. H. SIHOMBING为初中部部长。在短短三数月内,筹备复课。苏东牧中学复办初期,高中仅开一年级,初中部仅办一、二年级,是一所不完整的中学,一切从头开始。

苏东牧虽已复办,但限于财力及各种因素,满途荆棘,困难重重。占卑路的新校仍被数所学校占据,直到现在使用权还无法收回。至于月街旧校舍南面之教室,仍被两间国立中小学所占用。复办之初的苏东牧中学只能使用北端钟亭周围的教室。再者,学校四周,北面及西面之篱笆,因常年失修,原在北面答厘街的路边摊贩已入侵至校园内营业,且在校园内随处小便,非

但不雅观,且臭气熏天。为解决此类问题,遂决定在校园四周建造水泥围墙,其费用部份向社会人士募捐,部份由教职员微薄的薪金中自愿捐献,充分体现了广大教职员献身教育的坚强决心和高尚的操守。为实现教育下一代之目标,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。有这样的员工,何愁办不好学校!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,风雨同舟,终于将那四百米长的围墙建好。半年后,环绕校园的柏油公路也相继竣工。值得一提的是,时任基金会顾问的严文柏,因与当时棉兰市长交情甚笃。

在严先生说情下,得以豁免缴交为数不菲的建造准证费用。毫无疑问严先生是促成围墙建成的功臣之一。

复办后盟年,学生人数急增,校务日益改善,苏东牧基金会亦重新改组。由陈维明任主席,丘秉发任副主席,梁舜焯任总务,李文相任财政,宋南洋任监察委员。诚聘史联对与严文柏二位老先生为顾问,陈济川重回学校担任秘书处主任。

从此,苏东牧中小学大致上已走上轨道,校务及师资也逐年提升,学生人数倍增。

1971年,孔智璋校长辞职。其后继任校长有黄若萍、何印林、朱财贵、张开发、林文莲、颜銮娘等。五十年来,苏东牧中学增建了许多校舍,添置了许多新设备、包括理化实验室、视听教室、计算机教室、图书馆等等。1982年,另设分校于浮罗巴烟区,又扩建新校舍。

八十年的峰嵘岁月,八十年的崎岖历程。由苏东中学到苏东牧中学,秉承了先辈办学大方针,历尽了千辛万苦,依然坚定地屹立在印尼苏北的大平原上。八十年前,苏东中学初办时,学生只有128人,如今,苏东牧中小学及幼儿园,已拥有学生16000多人(据2011年统计),苏东牧中学成为全国第一大知名中学。其校友遍布全世界,在社会的各个领域,各尽所能,作出了应有的成绩和贡献。

谨藉此文,向为苏东中学、苏东牧中学奋斗的先贤们致敬!向埋头工作、辛勤培育学生的教师们致敬!

作者:黄天祥